

李发林 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美 娇 娃

偏爱
丑
男生

MEIJIAOWA
PIANAI
CHOUNANSHENG

世上有人生教科书吗？有！这本书就是。
你想成为时代宠儿吗？本书也能够给你必要的
帮助。



美娇娃偏爱丑男生

本书故事 纯属虚构

李发林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娇娃偏爱丑男生/李发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146-557-1

I. 美...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407 号

书 名: 美娇娃偏爱丑男生

著 者: 李发林

责任编辑: 王秀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78622 传真: 66078622 邮 购: 66060275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7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557-1/I·134

定 价: 48.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李发林，教授，1930年生，广西钟山人，1941年进入桂林儿童教养院，1945年秋考入浙大附中。1949年2月参加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6年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考古专业，1961年毕业。1972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教考古学等课程，任教至离休。是中国著名资深考古学家，中国汉画学会首届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汉画、石刻、瓦当研究专家。著有《战国秦汉考古》、《山东汉画像石研究》、《中国古代石刻丛话》、《齐故城瓦当》、《汉画考释和研究》、《李发林考古论文集》等考古书籍。又研究中国当前农民问题，主编了《中国当前农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一书，首先提出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好农村党政基层组织。1999年出版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难童》；44万字。本书《美娇娃偏爱丑男生》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此外，他喜欢搞发明研究，获得过13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权。他是一个多面手。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讲述主人翁纪树三在钱江大学附中读书的故事。纪树三面容丑陋,衣衫不整,囊无分文,甚至没有饭吃,真的是又穷又丑。但奇怪的是,同班的富贵小姐,前省长的漂亮女儿房晞却对他青睐有加,过年过节送年糕粽子月饼给他吃,天冷给他毛线手套戴。最后友谊发展成爱情,他们携手共同参加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只因纪树三学习成绩优秀,意志坚强,思想与时俱进。他得到老师的喜爱,同学的尊敬,还得到爱情,就不是意外的了。书中两条主线索,一条是主人翁和他的同学们学习、生活、友谊、恋爱的故事线,一条是主人翁和他的同学们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故事线。本书弘扬主旋律,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身。读来兴味盎然,志存高远,寻求上进,陶冶性情。

世上有人生教科书吗?有!这本书就是。你想成为时代宠儿吗?本书也能够给你必要的帮助。

对本书只有耐心阅读,方能品出其中滋味。

本书高级顾问

童樊森	张佩芳	吴 灿	吴 旭
戴道生	金学培	方志英	徐棣华

协 理 顾 问

陆少庚	陆金复	施 达	王懋基
周庄先	俞玉寅	成启复	

美
娇娃

偏爱
男生



一、日行九十里·····	(1)
二、没钱也有饭吃·····	(10)
三、开学之后·····	(16)
四、中秋节·····	(20)
五、时事文章·····	(25)
六、国庆节·····	(31)
七、存钱和防盗·····	(36)
八、一条旧棉被·····	(41)
九、校务委员会·····	(46)
十、女生来信·····	(52)
十一、美国飞机·····	(58)
十二、罢 课·····	(63)
十三、偷袭事件·····	(71)
十四、想家的人·····	(79)
十五、再遭袭·····	(83)
十六、站着看书·····	(88)
十七、春节在湄潭·····	(94)
十八、寒假记事·····	(99)
十九、春 游·····	(103)
二〇、停学处分·····	(110)
二一、智斗硕鼠·····	(116)
二二、反苏游行·····	(122)
二三、女 友·····	(128)
二四、校务劳动·····	(133)
二五、蜜蜂之家·····	(138)
二六、毕业歌·····	(144)
二七、作品发表了·····	(149)
二八、壁报交战·····	(153)
二九、早恋了吗? ·····	(159)
三〇、早恋利弊·····	(163)

美

娇娃

偏

男生

目
录

2

三一、爬 山	(168)
三二、驱 鬼	(173)
三三、死因何在	(177)
三四、梦	(184)
三五、何时开打	(189)
三六、三青团支部	(195)
三七、上前线打谁	(201)
三八、喜 酒	(207)
三九、图书装箱	(214)
四〇、搬迁路上	(221)
四一、初到杭州	(230)
四二、花园边	(236)
四三、痴丫头	(241)
四四、约 会	(246)
四五、“赛冰心”	(253)
四六、作文迷	(260)
四七、作文迷醒了	(267)
四八、滚出去	(273)
四九、得令交友	(280)
五〇、洗 澡	(286)
五一、除夕醉酒	(292)
五二、雪后西湖	(297)
五三、女儿王	(303)
五四、慰 问	(309)
五五、沉默是金	(313)
五六、“三八”节	(318)
五七、命苦女孩	(323)
五八、游灵隐寺	(329)
五九、抢米风潮	(336)
六〇、坐 牢	(341)

美

娇娃

偏

男生

六一、绿信封·····	(346)
六二、合唱团·····	(352)
六三、玫瑰剧社·····	(356)
六四、基督教徒·····	(361)
六五、蚊 帐·····	(368)
六六、五月学潮·····	(373)
六七、勇敢的房晞·····	(379)
六八、人生和牌局·····	(385)
六九、到何处吃饭·····	(390)
七〇、钱塘江潮水·····	(395)
七一、访张飞庙·····	(402)
七二、退 信·····	(408)
七三、月饼和诗·····	(414)
七四、夜遇色狼·····	(420)
七五、人生之路·····	(425)
七六、于子三事件·····	(431)
七七、公祭于子三·····	(436)
七八、露 营·····	(442)
七九、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	(448)
八〇、痛 哭·····	(453)
八一、“东风第一枝”·····	(459)
八二、牛肉粉·····	(465)
八三、安葬风波·····	(470)
八四、谁请我过年·····	(478)
八五、房晞和年糕·····	(483)
八六、文章上报了·····	(490)
八七、文凭和手套·····	(495)
八八、史英家做客·····	(501)
八九、亲吻房晞手套·····	(506)
九〇、破了裤子·····	(511)

3

目 录

九一、安葬于子三·····	(516)
九二、一堆散事·····	(521)
九三、迁校斗争·····	(528)
九四、看戏评戏·····	(533)
九五、愚人节趣事·····	(538)
九六、清明节·····	(543)
九七、邓耀的学习·····	(549)
九八、狐 臭·····	(554)
九九、聪明的石一珠·····	(560)
一〇〇、表决大会·····	(565)
一〇一、毕业照相·····	(574)
一〇二、酬师会·····	(581)
一〇三、夜遇暗娼·····	(586)
一〇四、摸女生肚皮·····	(592)
一〇五、房天回杭·····	(601)
一〇六、得肺病了吗?·····	(607)
一〇七、租 房·····	(613)
一〇八、保证人·····	(620)
一〇九、失 望·····	(627)
一一〇、一席谈·····	(633)
一一一、女生的抬举·····	(639)
一一二、搬 家·····	(644)
一一三、父亲来了·····	(650)
一一四、父亲走了·····	(658)
一一五、爱情信号·····	(664)
一一六、“东风”开会·····	(670)
一一七、买大林之恋·····	(677)
一一八、房天之死·····	(685)
一一九、老郭打狗·····	(692)
一二〇、想当程咬金·····	(700)

美 娇娃 偏爱 丑男生

一二一、接触革命理论·····	(705)
一二二、风流少年·····	(711)
一二三、蒋某求和·····	(717)
一二四、灯下夜话·····	(724)
一二五、父亲失踪·····	(730)
一二六、“李宗仁之子”·····	(737)
一二七、参加 Y、F·····	(743)
一二八、重大疏忽·····	(749)
一二九、李家庄·····	(758)
一三〇、磨 炼·····	(764)
一三一、成长中的春天·····	(772)
一三二、义务保管员·····	(779)
一三三、为何不签字·····	(784)
一三四、初 吻·····	(791)
一三五、气贯牛斗·····	(796)
一三六、杭州解放·····	(803)
一三七、反对银元贩子·····	(810)
一三八、青年干部学校·····	(817)
一三九、下 乡·····	(824)
一四〇、入 团·····	(832)
一四一、恋人的一夜·····	(838)
一四二、再见，杭州·····	(843)
后 记·····	(849)
致读者·····	(851)

一、日行九十里

贵州遵义城南 45 公里的乡下,有个小镇叫团溪。团溪镇东南角上有个华公馆。1945 年,这里驻扎着逃难来的桂林儿童教养院的师生数百人。

在华公馆的第四进院落北面有座两层楼房,楼下的一间房子里,教养院的负责人叶主任正在桌子上写点什么东西。突然,房门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进来”,叶主任说。“吱”的一声,房门开了,进来一个年约 15 岁的男孩,男孩身上穿着教养院特有的左前胸衣袋上方缀有号码的蓝色制服,脸上透露着一片喜悦的神情。

“是你呀,纪树三,有什么事吗?”叶主任问。“叶主任,我考上中学了,是钱江大学附属中学,地点在湄潭。”纪树三回答。“这件事我知道,通知书曾经过我的手。你们十几个人考,你考取了公费生。孙万良考取了自费生,宁莹花考取了备取生。孙万良无钱上自费学校,备取生是正取生不报到,才通知她去报到的。当然也是自费生。这样,我们教养院只有你一个人去了,你怕不怕呀?”叶主任问。“这没有什么好怕的,一个人不能太胆小。4 年前,我到桂林儿童教养院时,不也是孤身一人吗?我现在比那时长了 4 岁,胆子也更大啦。”纪树三回答。“对,小学毕业,考进中学,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人生的道路很漫长,都要自己去闯,好在我们教养院的儿童都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每个人的胆子都不小,都敢于

一个人独自去闯进社会。你也不例外。”叶主任说。“谢谢叶主任的信任和鼓励。请问离院手续怎么办？”纪树三问。

“很好办。你写一个申请离院的书面报告来给我，我在上面批几个字，你领一些生活用品、路费，就可以收拾物品上路了。喏，我给你一张纸，你就在我这里写，我当场就批复。这样，工作效率高些。”叶主任说着，递一张纸给纪树三，还让纪树三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纪树三接过纸，拿起叶主任桌上的毛笔，在白纸上写道：窃生纪树三现已考取钱江大学附中，特申请离院，请准许办理离院手续，并发给路费和随身携带的衣物和被褥。此呈叶主任。窃生纪树三上。1945年8月25日。写完后，他把报告给了叶主任。

叶主任拿过报告一看，很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准许离院。同意携带随身衣物和一床棉毯。纪树三拿过条子一看，没有被子这一项，就说：“叶主任，请批给我一床棉被。”

叶主任说：“我们桂林儿童教养院的情况，你也知道，你们两个人合盖一条被子吧，是不是？”纪树三说：“是”。叶主任问：“那你同谁合盖一条被子？”“黄武卓。”纪树三回答。

“就是嘛。逃难逃的，教养院的财产损失很多，被子也损失了很多。因此，才弄到今天两个人合盖一条被子。如果你要带走一条，那黄武卓不就没有被子盖了吗？”叶主任说，他知道，纪树三定认为，教养院的仓库里，有不少被子，故此才提出这个要求。只有把家底亮明了，纪树三才会相信和谅解院方的困难。

纪树三真不知道教养院这么困难，仓库里竟然没有多余的被子。他一听叶主任这么说，只好打消了带一条被子的申请。他向叶主任说：“既然教养院仓库里没有多余的被子，那我也只好这样啦，再见。”纪树三向叶主任一个鞠躬，退出了房间。他又到隔壁总务主任宁老师那里，把报告呈上去，说：

“宁主任，我考取钱江大学附属中学了，办离院手续。叶主任批

准我带一条棉毯。”“哦，纪树三呀，你考得真不错呢，我的妹妹宁莹花比你高一个年级，才考得一个备取生，也没有得到正式录取通知。”宁主任说。“宁莹花，我认识她，人长得很好看。考试也带有运气，我考上了说明运气好一点吧。宁莹花下次也会有运气的，肯定会考上别的学校。”纪树三说，试图安慰宁主任。“考试是比基本功。运气只青睐那些学习好的人，你别安慰我了。当然，她会考上别的学校的。寒假时，战时中学招生，再叫她考吧。现在我带你去仓库拿棉毯。”宁主任说。在仓库里，宁主任拿出一条棉毯，一件棉大衣，两套换洗衣服，毛巾等物，交给纪树三，又拿出一支牙刷，说：“再送一支牙刷与你。”“哦，牙刷？我过去可从来没有用过牙刷呢。在早晨洗脸时，只是用毛巾在牙齿上擦一擦，就算对付过去了。宁主任既然送我一支牙刷，那我就多谢了。哎，可惜你妹妹宁莹花不能与我同行。她长得非常美丽，将来不知哪个人有福娶她做老婆？”纪树三说，多得一支牙刷，他谢过宁主任，但最后一句“不知哪个人有福娶她做老婆”的话，他没有敢说出口。临走时，纪树三眼光瞥见仓库角落里堆放着一大堆棉被。又开口问：“那里不是有一大堆棉被吗？给我带一床行不行？”

“哦，那是机动棉被，准备给新院童用的。”宁主任说。“宁主任，贵州不比广西，冬天要下雪的。我没有被子怎么过冬呀？”纪树三说。“纪树三，棉被实在不能动，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好在眼前离冬天还有几个月。在冬天到来之前，你就可以同家中联系上，叫家中寄点钱来，买上一条棉被。”宁主任虽经纪树三再三要求，仍不松口。

纪树三见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说：“宁主任，那么我就走了。”随即离开了仓库。走了不多远，纪树三迎面遇见了同班女同学任山凤。任山凤也见到了纪树三，她首先开口说：“哟，纪树三，拿这么多东西，又是棉毯，又是大衣，准备走呀？”“是呀，你还不知道我考上了钱江大学附属中学吧？院方已经批准我离院报到了。这是

院方发的衣物。”纪树三说，“你的消息这样不灵通，是不是在尼姑庵里修道刚出来？”任山凤头发里前些时候长了虱子，她推了一个光头，所以，同学们开玩笑，叫她作“尼姑”。任山凤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她对此只觉得好玩，并不生气，回答说：“我是尼姑，你是八戒，彼此彼此。我早知道你考上钱江大学附中了。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你在班上大喊大叫，高兴得发狂，谁不知道呀？只是我不知道你这么快就办理了离院手续。”纪树三的嘴有点突出，被戏称八戒。“尼姑，只可惜我以后看不见你爬树爬柱子了。”纪树三不无惋惜地说，因任山凤手脚麻利会爬柱子。她爬上过柱子，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但纪树三对此记忆犹新，印象深刻。“叫你这一说，我又成孙猴子了。你是我八戒师弟，那你可得听我的话呀。听着，你不要到钱江大学附中上学。只你一个人去，多寂寞，多没意思。你等到寒假，我们一起去贵阳，考战时中学。战时中学全是公费名额，生活上不用发愁。我们大家在一起，既热闹，又相互有个照应，那多好呀！八戒，听我的，上战时中学。”任山凤说。“上战时中学？那不行。战时中学是战时的。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战时中学说不定有一天会解散。我上了它，逢到解散怎么办？再说，老师讲过，钱江大学附中的师资水平比较高，设备比较好。而且我已经考取公费生，经济负担不算重了。何必等半年去考战时中学呢？这半年时间让它白白浪费过去吗？还有一点，我若和大家同时考战时中学，大家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我岂不是又挤掉一名考战时中学的考生？所以，我已经拿定主意，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去钱江大学附中上学。我即将15周岁了，人不小了，应该敢于只身去人海中闯荡嘛！”纪树三说。“可是，你只身一人，容易受别人欺负。”任山凤说。“不用担心，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勇士要敢于面对血淋淋的人生。我就是要当这样的勇士。”纪树三说。“纪树三，我说不过你。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吧，再见。”任山凤说。

“好，那我走了。”纪树三离开任山凤，走到华公馆第一进天井

东南侧的一间小屋,去看自己的班主任欧昌。小屋门没有关,纪树三见欧老师在屋里,即走进去,说:“欧老师,我明天就要离开教养院了,现在向你辞行”。欧昌长着白白的有点瘦削的脸,见到纪树三进屋向自己辞行,他很高兴地说:“纪树三,坐下。我真为你高兴,我们班上第一个考上中学的是你啊,向你祝贺啦。”“我们班的龙平、龙洋两人没有去考,如果他们去考,我认为他们也能考上。”纪树三说。“他们的学习也不错,但他们想上战时中学,所以没去报考钱江大学附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原本是同学们自己的权利,老师不便多加干涉。你去钱江大学附中,是最好的出路。钱江大学是从杭州迁来的,它肯定要搬迁回去,附中也会随去杭州。你到了杭州,眼界比处于西南肯定要开阔很多。树三,你人又聪明,将来肯定会有所成就。只是,我有句临别赠言,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希望你要注意警惕。因为,人一聪明能干,就会产生傲气,这不利于团结和发展友谊,不容易和同学、同事搞好关系。”欧昌老师说。

“谢谢欧老师的临别赠言。你的话是金玉良言,我会永远记住的。欧老师,那我就走了,回小园村的住处了。”纪树三说。“好,再见吧!”欧昌老师说。

第二天早饭后,纪树三把棉毯、大衣和两套单衣打成方形的背包,用手提着,怀中揣着钱江大学附中的录取通知书和教养院开的介绍信,迈步出了小园村教养院宿舍的大门。这天早晨,阳光特别灿烂,田野里的稻子有些开始发黄成熟,其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树上的鸟儿欢乐地吱吱乱叫。长尾巴的喜鹊时而掠过天空,叫个不停,好像它们也能体会到纪树三的愉快心情似的。

纪树三的几个同班同学,任山凤、姬克文、马夏年、林苗等人,陪同纪树三,嘻嘻哈哈走到村口,大家站住了。任山凤像姐姐一样,检查纪树三的背包绑得结实不结实,随后又嘱咐:“纪树三,路途中要小心,到学校后来信。”纪树三“嗯”地一声答应了,心里这

时很难过，真舍不得走。不过，他还是和大家说：“同学们，谢谢大家相送，再见了。”众同学也说：“再见！”纪树三几步一回头，向同学们说：“再见！请回去吧。”同学们也再次举起手招呼说“再见”。

纪树三的眼睛有点湿润，鼻子有点酸。他向大家再次招手，然后一转身，大踏步地、坚决地走了。教养院那些患难与共的同学们虽然值得留恋，但自己的前途更重要呀！

纪树三走在从团溪通往遵义的道路上，路两旁山峦起伏。他一边走路，一边却在脑海里回放许多教养院的生活镜头：

临时借用的民房里，很多同学挤在一间屋子睡觉，没有床，只能睡地铺，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伙食很不好，天天吃的是“八宝饭”。米是多年的陈米，已经发霉，米里面还掺有八样“宝”：砂粒、石子、尘土、老鼠屎、老鼠毛、虫尸、虫屎、稻粒。菜里不见一点油星，分量也很少，八人一摊，就地用饭。不到三节（元旦、春节、中秋）和院庆，就吃不上一点肉。饭有时也不够吃。

纪树三感到庆幸，他终于可以离开那样恶劣的环境，走向新的生活了。他又想起了教养院的读书环境：没有教室，老师讲课时，同学们就坐在自己睡觉的地铺上，听老师讲。连课本也没有，纸笔也没有，更没有什么图书仪器。老师也非常少，有的班级只好找年龄大一点的同学代课。如果自己继续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那只能延误自己的年华。就算是不久会搬回桂林，儿童教养院也难得有正规的初中班，那时也是应该找一个正规的中学读书。现在，幸亏已考上著名的钱江大学附中，难道我要听某些同学的意见，放着现成的中学不读，反而要耗费一年半载的时间，去寻找和等待那座我不知其在何处的中学吗？

决心定，心肠硬，纪树三昂首在大路上迈着坚定的步伐。团溪到遵义的距离有45公里之遥，纪树三去年逃难来团溪时，肩上挑着三、四十斤的担子，步履艰难，一步一颠，费了很大的劲头，在太阳落山后才从遵义走到团溪。可是，今天他走得很快，在太阳未落